# 補續全蜀秇文志

# 補續全蜀藝文志卷之三十

總裁　黃岡杜應芳
　　　晉陵胡承詔

## 書

遺應詹書　晉杜弢

天步艱難始自吾州州黨流移在于荆土其所遇値蔑之如遺頓伏死亡者略復過半備嘗荼毒足下所鑒也客主難久嫌隙易結不謂樂鄉起變出於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離其黨卽惟怨筴不經遠力

不啗堅耳及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欲守昔自衛天下小定然後輸誠嚮附尋山公鎮夏口即具陳之此公鑒開塞之會察窮通之變納吾於羣疑之中非高識之覩孰能若此西州人士得沐浴于清流豈惟滌蕩瑕穢乃骨肉之施此公覺逝斯輿中廢實愚肅毒竊心自悼欲追縣求大張休豫諸大府備列起事以來本末但恐貪功狗名之徒將說開於聖王之聽戮昔使於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其倒吞吞冰陸十萬旌旗耀於山澤舟艦修于三川威

則威矣然吾衆竊未以爲權晉文伐原以全信爲本故能使諸侯歸之關侃宜赦書而繼之以進討是所以崇奉明詔示執憲於四海適而義之天以爲叛逆之虜繳忠善之衆以極不赦之責非不戰而屈人之筭也驅吮鳥合欲與爲死者求一戰未見爭衡之微權也吾之赤心貫於神明西州人士卿粗悉之耳寧當含抱枉於時不證於大府耶昔虞卿不借大國之相與魏齊同其安危司馬遷明言救李陵雖刑殘而無慨足下抗威千里整兵衛進宜爲國思靖難之

略退與舊交措枉直之正不亦綽然有餘裕乎望卿騰吾幾今時違盟府遣大使之臨使吾得披露肝膽沒身何恨哉伏想盟府必結紐於紀綱爲一乘于聖世使吾所列義徒負戈前驅迎皇輿爲開關掃長蛇於荒林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君欲掃清方夏郡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糧使泝流西歸茲李雄之逋寇修禹貢之舊獻展微勞以補往愆復州邦以謝鄰國亦其志也惟所裁處耳吾遠州寒士與足下出處殊倫誠不足感神交而濟其傾危但顯吾忠誠則汝獄有

忠順之心衡湘興伐叛之虞惟足下宏納之至極徒陷溺之艱焉可金王其音哉然顯顯十餘萬日亦勞瘁于警衛思放逸于南畝矣衡嶽江湘列吾左右若徒言有貳血誠不亮益州受殃不惟鄙言而已

爲杜弢益啓上書　應詹

杜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優幹事兼美往因使流寓居詹郡界其貞心堅白詹所委悉李驤爲變樂鄉劫略良善弢時出家財招募忠勇登壇歃血義誠慷慨會驤攻殘南平弢遂東流巴漢與湘中鄉人

相遇推其素望遂相憑結論發本情非首作亂階者
也然破湘州實發之罪亦由兵交其間遂使滋蔓構
禍今書並誠亦至矣昔朱鮪自疑於洛陽光武指河
水以明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施受封侯之寵尚
想過餘功也詹竊謂今者當元運之會思弘遠猶故
齊赦射鉤之誅晉昔斬袪之戮用能濟翼戴之高勲
隆一匡之美譽況發等素無斯怨而稽顙校命邪以
爲可遣大使宣揚聖旨雲澤沛之于七百姓沐浴於
下則上下交泰江左無風塵之虞矣

## 上宰相書

唐劉蛻

天下固有良時既去而悲歌嘆泣之不同故當時則嘆已去而泣過時而歌然君子居其位則恥聞之不在其位則恥而不能言之其爲士君子之心不忍聞之與聞之而不忍棄之則一也夫思慮可以精安危步驟可以殺伐戈安強勁壯勇持久有守臨事不亂然而良時不與斯不得不嘆既而信不見任智不見謀周游而晩歸風雨相半若其精力良時不集而畏事之不成斯不得不泣及其田園已蕪始反鄉里白頭

無成事反自疑斯不得不歌是其爲人皆以憂天下而欲用其道者也不私其身之安佚而休者也既不私其身則公於悲歌者嘆泣者也而是人豈以富貴而後天下之心哉蜕也歌之則已太早泣之則不得不豫計嘆之則正當其時而君子未聞雖然閣下及其少壯而用之無使後時泣歌恥累君子幸甚太文曰當時則貴已用則賤其不可後也已矣况當今歲無人矣溪無人矣佐王活人集作治民之術一皆以文學進者文學進而君子不動心則蜕也不知其所集作所以

得罪

投知己書 或云與大理傷卿書 前人

復何事哉弓矢乎御敵之事今爲導衛羽儀金華乎易盈之器今爲節奏和聲射宮蓬蒿幽燕少年耻爵其下文之用莫過乎當時文之人莫過乎閣下復何事哉漢既治詩書禮樂者已逆墜求亡書者故冬官考工闕千金之購議帝制者進退替乎定茅蕝之中而今河洛塚壁圖簡編備登降俯仰不倒步序便蕃之儀莫過乎當時優游之學莫過乎閣下復何事哉

材力旣以相舉忠正得以相扶及秦世爲之訞言東漢爲之黨禁公道彼忌相顧而野死今布衣匹夫得歌王公大人之盛德先進逵生得爲布衣匹夫之事業雖其公卿來之不以爲疑扶之不以爲黨無私之道莫過乎當特舉能之心人集作莫過乎閣下嗚呼苟有其時而無其人雖有舉能之心集作人斯爲閣下惜有其人有其時而閣下苟不留意屬念斯爲來世界蛟生二十餘年已過當時之盛棲遲困辱者巡集作未遇當時之人書成而安樂乎其時出再游於道

路困才畐於蛻忘蛻僂已不下於蛻其蛻擅名是以淅知之者不得終其列疑欲振之者又自無其力也謂其書空集作終為來世界已矣乎不意得與閣下不為世僅同乎文字所謂游特之人斯非閣下者乎則其人未死曰能言乎能盡閣下見之復用何道以接之既接之復用何詞以譽之乎譽之得盡其才接之得盡其禮斯人也讀書業文德集作術有知己君獨守道死且不朽復何事哉

荅知己書　　前人

蛻盦感逝世知己集作文嗚呼交道淪集作蝕廢不忍終日
攻之於心思出其門開上謁於公卿水行吳楚之城
陸走商周之甸旁聽天下歲晚而歸卒無所遇是十
六國之故墟四瀆之隅落未足為大也卒不能副蛻
也區區之望見有一言稱相甲一見爵上卿者乎斯
不無人晚乃遇之不自絜介之日不因款囑之勢纓
綏垂佩下人逢謁一言而膠附不離有憂其發始出
處之事者特蛻之遇執事於南康時也其來六月而
餘無不得日春論議欲變陰谷為生植之地起死人

爲奔走之夫返覆（集作往返）論喻將止復動雖人有昆弟親戚之愛爽其死憂其病傺其違則或過於執事之心至於詬拔殷勤不遂以遂命見絕者則昆弟親戚相強一不相從則終身不復意之（二字集作竟之）況前日來求人猶知已交道之心一旦得遇昆弟親戚之愛文自思之而夫人（集作熹此）之身宜何如以報謝將報謝復於執事何所辭哉然而有意益厚遂命固難者則不敢昔且式託之於[illegible]黎秀才風雪滿硯不復多書

論鄉飲酒禮書　　前人

昨日送貢士於堂上得觀人禮之器見籩豆俎樂作破析樽盂穿漏生徒倦怠不稱其服賓主伺背不習其容嗚呼天下所以知尊君敬長小所以事大者福非其道乎天下之用其道歲不過於一日尚猶偷惰如此况天下尊君敬長能終日者乎是以朝廷倚誅不順鄉里日起分爭固當然也夫布衣匹夫始則用其道自達故化耕稼爲王侯化陶漁爲公卿其變化不測若此然而一旦居上位既不與與儀升揖之事尚不能素嫺有司將閱其威儀乎嗚呼則貌謂王公大人

耆老集作老萊罷周嘗然也然而有擎跽稽首於髡褐
之前畏敬戒慎有終日不敢肆惰有不敢近妾婦者
其於託處之道尚能去其倡旹化之術則不能一日
勤其容唯王公大人無慚髡褐乎髡褐尚能有大其
法王公大人又以其道信之乎折以奉髡褐能速化
其耕稼陶漁乎則髡褐者可以有土地而制王公大
人矣是不知升乎科者不由夷狄言還乎貴者不由
髡褐援集作授昭昭然奈何哉抑不知孔子之道如商
君乎以其法自斃也伏惟閣下務速有司按諸禮圖

脩其器服戒將事而匯　者時訓習之無使每歲臨
事而隳其咎幸甚幸甚蛻再拜

移史館書　　　　前人

蛻早原脫十八字

集作志猶將有役其意見逢足下以中正許身以仁義
自任者乎伏以釋氏之爽生民也比虞舜時爲甚在
洪水下比湯與武王時爲甚在夏政商王下比孔子
孟軻時爲甚在禮崩樂壞楊墨　道下然而理至賢
臣欲利民而務去其民害如此其勤也今釋氏爽其

體而外其身反天維（集作性）而亂中正（集有者字）自晉以來相率詭怪而狂之半天下而化其衣冠術未往者不其（集作日）欺亦不資其生矣聖人之教乘不相守幾數百年唐初有天下以為刑政禁民乘剛作詐偽以欺刑政果所不能公禁之也故繑護其事以愚其民為殃罪疾苦隨所作詐偽而反諸身也其（集作是）欲教化因（集作固）天下之心以助刑政教化之一道耳今天子聰明以為中正衣冠之所棄則刑政教化亦無所取故絕其法使不得中土未半年父母得隸子夫婦有

家室是復出天下（二字集作家）也僕故謂其功業出禹湯武王孔子孟軻之上萬萬不類然而洪水開則有禹貢商周平亂則有誥誓孔子孟軻則至今歌誦之足下以文用於時爲百家所託善惡焉其不爲則已若爲之斯其時也勿疑夫立言者不唯能言亦欲言其時得其時不汙若奚斯史克者也無其時雖多述前事猶有譏焉僕早傳古學身處草野知其時而無位敢言又竊見足下未有其意故以移云（集作拯焉）

上宰相呂公著書　常安民（御史邛州人）

嘗聞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當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矣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謂大憂雖登進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雖久言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柰何以數千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

不爲大處亭

## 與眞西山書

魏了翁

某生長東蜀自小學讀書既强而仕已知有先生長者之名欲趨拜於下風而道遠江長莫能飛攜被此外惟以書請益而又墮於因循既作復輟先儒謂悠悠潰潰虛過歲月是可懼也去年春令嗣稅院相過始得尚書所爲文冠帶讀之夜氣一箴寘升利于不息之正也共極一記者蔡在淵求矢弗設之義也稽僉一銘怙侈滅義服美於人之訓也坐右十圖備

而嚴冠諭僚屬西垣而切翰林詞章一編溫醇深
潤其思沁然以幽其味粹然以長也某雖未識尚書
之面然竊見其心矣化將文衰人物消磨故國之喬木
零落殆盡新田之釆芑培植未豈中外所屬望以扶
持世教康濟時屯者尚書一人而已命名綏頒朝野
胥慶咸謂溫公起洛譬之游龍能出雲雨蜀公起蜀
譬之麟鳳能服猛鷙為群賢翕聚固為朝家美瑞而
大賢出處尤關國之重輕是必求有以副海內之望
可也況機及隱憂為端方始最是人心蠹壞陷溺既深

非得華陀換腸滌胃之方恐亦未可卒救尚書經濟之藏會機古今必知所處於此矣其才不能適時用學不能轉化理漫以序文隻字奏於作者之庭詞雖未工忠者也衆務思書離畜孔孟之言深味中庸尚絅之訓若非翻瑕定迷須賴所賴尚書主吾道之宗盟立斯文之慧命盈庭吉士倘作金城如其若倘登壇容參侍談諧將是以歸見鄉父兄是亦終身之願也茲此脩用瑞露報祭乞為宗社保重

上張文定公書　　蘇洵

古之君子期擅天下之功名期爲天下之偉人而一旦不幸陷於不義之徒者有矣柳子厚劉夢得呂化光皆才過人者一爲二王所汚終身不能洗其恥雖欲刻骨刺心求悔其過而不可得而天下之人且指以爲黨人矣洵每讀其文章則愛其才至見其不幸故雖自知其不肖不足以希望古之君子而嘗自潔清以避恥遠辱王公貴人可以富貴人者肩相摩於上始進之士其求富貴之者踵相接於下而洵未嘗一動其心爲不敢不自愛其身故也貧之不如富賤

之不如貴在野之不如在朝食菜之不如食肉洵亦
知之矣里中大夫皆謂洵曰張公我知其爲人今其
來必將有所舉宜莫若子將求其所以爲依宜莫如
公洵笑曰我則願出張公之門矣張公許我出其門
下哉居數月或告洵曰張公舉子聞之欣然自賀曰
吾知免矣吾豈在柳子厚劉夢得呂化光數子以彼
之才游天下何容其身孚如此悉焉懼其操復之不
固以蹈數子之蹤今張公舉我吾知免矣孟子曰觀
遠臣以其所主觀孟子曰知其主可以信其客張公作

事固信于天下得為張公咎者雖非賢人而天下亦不敢謂之庸人矣　有得天下不得謂之庸人者哉人而我則當知我者可以弔劉夢得呂化光柳子厚數子之不幸而賀我之幸也數百里一拜於前以為謝者此爲此耳

求蘇東坡山亭記書　宋程建用

昔天中江於東蜀號爲劇邑以衰拙臨之始至爲無暇涓半年而滯訟清期年而庶事稍就敘乃謀葺亭臺池籞之舊則西園之勝有環翠亭焉亭面北而枕

南相傳以爲蔣公四之建也公之爲令實肇斯鎮之初其
亭不稱其年意後人别創或增修無記可考亭前兩
株桐挺植無節目高一丈餘枝葉扶疎亭後疊石爲
山仍植紅焦三面控掩以墻墻間列詩碑皆蔣公與
其子球任本路憲日并歷政諸公之所作也袤一百
有五十丈曰發脈亭亭之後臨正堂夾堂植花果堂
之東潛閣閣之壯列數叢深邃亦名此蜀之僻有也閣
後蔥蔥外竹百餘本紫如削其纖如許森如束高出
簷楹皆廖公子孟之創植文公同爲之記其亭雄壯

列於邑居而有齋壇祠宇之舍像設廢不知誰所
登臺俯欄其南北及西境皆山川歷歷可觀惟東則
爲亭屋聯棲之所故西有棲霞山山有漏田真人之
居也今爲張處觀古記詞誌但不顯其名云此山舊
多虺虫蛇居處稀少其人自南陽來卜居其地遂絕
此外莫得其詳南江來自綿之神泉縣衙棲霞山之
足已而東走百五十里至郡城下合涪江東江來自
涪城歷馬橋鎮過五成山至玄武山下入于南江二
江之水冬或可涉夏秋積雨往往漲至數丈爲乾溯

之患歷政衙依以隄防惟廖公有碑亦文與可之文也
五成在邑之東北山頭有一圓崖高穩各丈餘俗號
樓眼以邑民多頑悍由是城於是前令倪堤命匠者
塌之以實覺今無矣視山之壯而計其名則五城者
取蒙增三成之義今以成爲城蓋訛也玄武在邑東
其山屈曲三里六稱三起有龜蛇之象蓋邑之巴氏與
山水皆取於此僧言視此殺以大雄而玄武之發
實據其中其上有淵淵前後有大如斗小如彈丸
五色具有龜蛇之文者並在文有如蛇之形者

之氏三四家豫之以集於好事者非物理之不可考
也槩凡臺之前有一亭亭墊望亂山歷目栩栩殷攻
豐祿之義皆見於此者或譏其豈毅後何以此為名
建用因而發之以塑成帽而致其意焉遂用昔寓賦
帽六七年琳吾鄉而上存於此邪則又遂旅之相值
狄春時秋脫則大者數倫嶙巍然儒者吾廬之門自從
官於茲別是山也不為不久久而歸遊未有期故形
於塑塑臣邑民也已歷百餘人兩川釋宮老廟之像
與夫豪貴之家欲壯山川禽獸草木之類莫非出於

邑匠選其匠之尤者而指示以圖於是由盡其刻肖公之瑕近而視之由其足而循之以至於頂磴道橋閣梁相屬如線僧寺山洞皆如其地勢需之穴光相之嶽村木飛爆莫不畢備恍然以爲昔年之旅寓也遂而視之瑣碎不能分而大勢橫袪天半忽然以爲出晉廬而倚衡門也噫夫玩其塑以爲真其迷可咲然斯其真亦何異於塑而玩之者未能離形骸之內則真與塑何所往而非迷況區區之迹寄旅寓之年與大去北郊之居逾二紀矣皮然傷齒髮之暮而以推

覽者不失其故不知其中去者彼亦不得而遂此於道未明者之所爲豈可以累於道人哉然於悲亦悲於喜亦喜遊於方內者所不能免雖池文章行義冠天下去鄉國而淹散地亦且十五年矣風物之美山川之勝幼年遊覽晚歲隔闊豈能欿然無所懷哉此所以有惓於讎池也建用欲坊榭之名而記其所以把山之意恨才力之不逮故舉一邑之大槩遂以塵凡格夫嵩華江湖海岱之山川佳池雄勝之觀盡矣顧蕞爾之地何足以掛文翰碩仇池命一名撰一記以

寓花池之思使不才之人得以附諸末幸也

答中江令程公書　　蘇　軾

軾啓自別來又多難流落百事廢弛不復通問獨吾兄不忘疇昔時枉遠書感怍不可言仍審比來起居佳勝又讀別紙所記山水園亭之勝廢卷閉目如到其間幸甚幸甚吾兄潛德晦迹當遂光大雅厚自愛慰州之望謹附手啓上謝不宣

又

軾與幼累皆安十山頗得書無念元伯去已久矣今

必還家所要亭記豈敢於吾兄有所措但多難長人
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偈佛語耳千萬體察非推辭也
遂書不欲盡言所示自是一篇長文大似把飯叫饑
聯緣千里一笑會合無期臨書悽然

諭明升據巴蜀書　國朝楊璟

蓋聞古之為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義不足不敢
並德不足則歸順故能保身家於兩全流名譽於無
窮福及子孫族姓長久反是者往往取敗今足下以
幼沖之資藉先人之業據有巴蜀然在位不咨至

計而聽群下之議以為瞿塘劍閣之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之何此者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則昔之據蜀最盛莫如劉備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之南中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及漢中以此准彼相去萬萬而欲以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智乎君謂險阻可恃則三苗之君不滅有扈之國不亡蠶叢魚鳧之鄉不至足下矣我　主上仁聖神武遣將用兵天下無敵運謀出奇神明嚮衛應順附者無不加恩負固者然後

致討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之說失遠大之利故復遣瑋向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不淺足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向者羣雄如陳友諒張士誠竊據吳楚造舟充河江積糧過丘山强將勁兵自謂莫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才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以爲何如友諒之子寵竊江夏王師致伐勢窮出降　主上宥其罪復封以侯爵恩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無彼之過而能

惟從早悟獨斷於心自求多福則必享疆土之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絕豈不賢智矣哉若必欲僞強一時假息頃刻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危幕之上禍會將至悔不自知環視天兵一　歸勢不可禦前日之臣為足下謀者或以郡獻或以城降各自為身計以取富貴當此之時老母弱妻安所歸乎縱足下年幼未曉諸及老母獨不痛心禍福利害瞭然可覩逆順之途在足下審之

與歐陽子重都憲書　　楊順

不穀不天禍延我先考諮卑明訓五內摧裂者曾不得啁噍躑躅於側曾不比於鳥獸長柰何柰何當復柰何屬在身孤宜終喪主此不歸是無父也歸　而不宜是無君也無父無君之人執事奚爭從焉執事若矜其情而賜之生使襲哀事竟凶遜歸及後維情與意實兩無之章主之言非所以責公論則私門之故未可以厭我執事亦自知之然執事仁人也鋤類若也去者後者也必欲歸是不肖者也故敢以私於左右臨伏恭啟不知所宣

謝歐陽十章書　　前人

不肖遭先君子之喪倫情也稽於禮則古訣北於律則今無是奪之懷踰如奮飛俟命中路皇皇罔措僕人回伏承手教知爲不肖見公言以疏矣又獲見牘草冷君昆舊交子弟情處制義命于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乎執事處我勝我自處非夫立人極扶世教者其能爲此又非夫正學之淵絳文宗之世冑其能爲此不肖不佞景以臺下撫也多爲私須作德哉吊客爺坐莫不動容嗟衛以僧盛德而撫景義況在不肖

之身者不尚天地罪人也茲獲申其情事以追其不孝死且不朽名猶幸存視息不隕其世生之一日公之德之賜之及也豈惟慎也受賜先君子重泉實昭感之不尚不忘先君子其敢忘執事哉匪不敢忘將不能忘匪不能忘焉忍忘之俯書涕泗交頤哀感切骨不知所云

與金鶴鄉書

自七月之變分手非所不向之淵藐焉五年斷金睽于參商渴瓔發于寢寐如何其可聊也惟別之後兩

枉珍翰一椷嘉藻縟織伸紙喜與抃會侃覩手跡無
照心素滯抑之跡雖同仲宣校波之懷實異賈傅欣
悃欣悃幸甚幸甚熙欲嗣音仍闕便驛遷延至今傾
翅益勤走儕弱之軀不耐瘴癘戊子春月忽中末疾
篤瘵沉痼行動仰人窮荒絕域乏醫鮮藥閉門抱影
越歲踰時近兵燹甫定而札瘥大侵繼之蓬心提兀
難以托根波臣涸轍又復轉徙孤懸浮寄望鄉益遠
無悰寡侶較頃彌甚借石同粱坐而室無阿堵之愉
遲暮如子雲而門無好事之問僻遠視璦僭而節無

白鷴之假寂寞矜柳水而遊忽孤黃溪之適時復靜言追惟疇曩承清塵於俊遊刪華景於英流參持步之蘭之契宴笑遊從之雅徵言藝義之析酒賦琴歌之懽炳焉服膺死猶昨暮忽爾影響曠若隔世存者如辰星之望逝者有宿草之悲甚乃子弟猶之談釋氏露電之喻其最得乎獨居多暇感慨集悲來輒稽此言畧以灑情素高朗之懷其有同哉離索以求久廢觚翰湧爾有作不能多所錄于別帙若是茲用附之末稿庶傳千里之交恣可代一夕之話披樹標其遼覼縷莫罄時

有南風更多甚良訊

答重慶太守劉晉陽書　前人

走之仰止足下久矣所傳聞于永昌張愈光者尤悉癸卯之秋愈光北上走則暫歸約同謁執事於渝此奇會也張以病不果行走以獻歲甲之最路貫貴治竟逢其違匆匆勿勿留手筆付馬生以答而款區區拳拳未感萬一童永昌來乃辱賜遙寄豐瑜千一言始則君誘之忝甚中則相知之已深末復相期之極摯走鈍老衰且致忘删旅下走祗質愚顓天禀徂遜不能

以適情接物虛己定交獨重歙士風樸瓌高嶄崖矣
山突自昔文人類略細謹仰高明則羅纓清泠峯絲
壁立不依禾絹不謁貴祇不近水峰此固郡人之沃
開鑛磚者也邇者勝儒創爲新學倒經剗史驅儒歸
禪緣其作僞急於鳴傳仰其易入而一時奔名走譽
者自叩胸臆叵以驚人彪彤罔充自停靡然從之紛
其岔突呼嘯撼樹謂游夏爲支離瑣蚑咸奮以舒雄
爲小伎豪傑之士陷溺實繁執事則獨毅不渫將立
無緇此又郡人之沃開鑛磚者也走以而多疾長也

無意然竊有狂談異乎俗論謂詩歌至杜陵而暢然詩之衰颯實自杜始經學至朱子而明然經之拘聯實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若拄亡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夫大輅生於椎輪龍舟起于落葉山則原于覆簣江則源於濫觴今也蹙則乞丐治其勝敘殘書猶之嗇史論其隧言術説何減乎道之曰燕而文之曰下也竊不自揆欲訓詁章句求朱子以前六經承言緣情救杜陵以上四始斐然之焉確乎不移而影類異泉旨及趙孫跡類淵分力疲劣

變灸來髮以邊頤旅進取幸茲荒戍歷落得以息戀
祠川自惟千鈞之弩一發不彀則可永謝偃彼效杜
矣飛流嘯篇妄鳴予故無嘗效昔人放於貨物且又
文有使境生譜詞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
召田僧超為壯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豎燃椽燭是
元中起草令遠山摩除磨是或一道也是豈能靴鞭
古人亦聊以耗壯心遣餘年若所謂老顛欲裘風景
不自洗磨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
者不可不聞此言蓋論托志機息之教則豈敢當也

然借以逃尺寸之負俗斯則受既諒厚不敢文過未
復以見志垂裁爲勗此叔達汲王無功盛心也愈益
不敢承焉壯齒之灶欲燼游俗之魂將至捧誦良書
滌負德愛爾馬生厚不鄙後進置之文翁石室然乎
走之私不獨爲一人淑桩涂爲邪當蜀之半士子之
質與者有可以升君子之堂者亦恐染於新學流之枯
禪將至摧墒索塗不特黄茅白葦耳矣回其狂瀾是
在湧若俾石室之風移涂城之境油雲普覆時雨澍
沾馬生其乘韋之先乎敢併及之

答劉南坦司空書　前人

春別以來星紀卅易閶餘八更遡瞻宫墻邈在雲漢何嘗不望南飈而引領向東碧而搖心顧空谷隔于便郵倂嗣音四于紬閲也顧箬溪公來承惠以手帖賜之佳篇并扇墨之貺一一拜嘉英麗愈多而不遺幽遐林居益深而追及鄙賤服膺無已言謝曷罄走桑梓未返蒲柳先衰已求田滇畂閒舍昆池烟霞爲朝夕之賓林泉作鷗栖之主虛播無實之名多取造物之忌雖有漫興之吟不敢闘于將英操著之編非

祈得于來世執事獨刋迹求心愛忘其醜再論獎借過情非所敢當也丁未之秋遊華亭寺古壁上見高製有名山朝翡翠湏滿有餘空之句莊誦沉吟久之作絕句三首欲寄而無便茲觀扇上再作前篇首句乃瑞與郡作同韻昔元白嘉陵長安寄詩同韻絕類千里神交非偶然矣然不自敢附昔人哉二詩書之別紙欲仰惟多筆墨奚盡

答李仁夫論轉注書

遠枉書札下問假借之字有限轉注之法亦有限邪

凡字皆可轉邪走近著轉注古音一書悉之矣然遠
近諸君子覩肖者皆以尋常韻書視之未有琢磨陶
冶洗髓伐毛至此者孰事其有意於啓諭之乎敢無
以復蓋轉注六書之變也自沈約之韻一出作詩者
拘以爲定若法家之王條金科而古學遂失傳矣故
凡見於經傳子集與今韻殊者悉謂之古音轉注也
古音也一也非有二也韓昌黎始用之方獎諸家注
之曰古音也至宋吳才老深究其本源作韻補一書
程可久又爲之說曰才老之說雖多不過四聲互用

切響通用而已朱子文因可以而衍其說云明乎此古音雖不盡見而可以類推遂謂可以互用通用之說近之類推之說可疑也凡字皆有四聲皆有切響如皆可通也皆可互也則爲字爲音不勝其繁矣原古人轉注之法義可互則互理可通則通未必皆互皆通也如天之字爲天忝舔鐵是其四聲也他年切之外有鐵因切是其切響也其音忝舔鐵三音皆無義而不可轉鐵因之切則與分言曰故止有切響可通而四聲不互也日之爲字有人忍衽日是其四聲

其音若音熱是其切響音若者曰生於若木故毛詩
之音叶之音熱者日本陽精而影之故楚辭之音叶
之今楚南方言猶呼日頭爲熱頭是其證也四聲之
平上去各無義故不互也又如應之爲字應影映役
有平去二互而無上入中之爲字中種仲亦如之
此類推之則窮矣詩之叶音如易之卦變六十四卦
可變爲九千四十六卦而孔子彖傳取其變之義者
不過訟隨以下十餘卦蓋變而有義則取之無義則
弗之取也又考之易之彖象皆韻而其所叶無異乎

詩詩十五國不同言語而叶音無異也楚遠在江漢數千里外而叶音無異于詩也漢人賦頌史漢敘傳楊雄太玄焦貢易林其取韻又何異于易詩楚辭哉至于宋人則不然歐陽一蘇王介甫皆深于音韻而賢者過之自信謂四聲皆可轉切響皆可通其所推衍枝葉出于易詩楚辭賦頌玄林之外不啻十之五六初其說也則盡南山之竹不足爲其書殫萬類之音不足爲其韻矣所謂傳而寡要勞而少功亦何取于古音哉大抵宋人之學失于主張太過而欲盡廢

古人說理則曰漢唐諸人如說經說字則曰自漢以下無人識解經惟毛鄭服杜之訓而自謂得聖人之志爲詩文則步趨韓柳李杜之蹊徑而自謂性情之真義理自然也至于音韻之理亦不屑古人成之迹而自出一喉吻焉今舉其略如圖之音云鴨之音鴉貧之音便直之音竹求之于古則易詩楚辭所無也求之于今則方言謬俗不叶也如其類而推之則嘗呵天爲鐵名曰爲忍笑可乎不可乎故予作古音略宋人之叶音咸無取焉爲是故爾近日宋學王柏

古學休內程文之士習語錄謂之本領一經之征尊宋儒比于聖人以旁搜遠紹爲玩物喪志束書不覩爲用心于內一出有言議及宋人影者掩耳疾入撥骨聽乎此言也寧無及蠡之疑乎尚賴一二淡古之士如孰學者此道尚不墜也孰事又謂欲作一序見孰事之得才老之失慎也宋學豈敢望古人而亦豈敢與古人較得失哉但私心竊爲才老之書殺雜宋人之作而于經典注疏子史雜家尚多遺逸其繳而易見者如左傳之繇首子毛詩之匡音歲在荷有在

于是特求抑于何擬爾譬則綠穀之未栽麴糵之未釀也謂刀只之餘爲綺麗而遺機杼杯勺之餘爲酒醴而遺甕盎可乎予之著詳經典亦猶通鑑之前編其次宋人者猶文章正宗韓栁而下無取也一得之愚豈在于是亦徒好古者勿惑于類推之說而有取不類也其才老所取已備者不復載間有復者或因其繆音誤解攻而正之單闕孤證補而廣之故并剿說雷同也或曰子之古音遽之合昭韻嘗取于岐公銘詩矣下是猶一二易謂不取宋人也予曰昭遽合

韶祖于楚辭是以取之用是見予非不取宋人也不
取夫宋人之不師古也凡若書之大凡如此近接月
塢張子右數數曾是書予語以近世知崇古文而忽古
韻猶清廟之祀去籩豆而薦杯盤洞庭張樂而廢雲龠
塊桴而進琵琶箏築也亦必不稱矣或者于賦須用
韻此以意轉小注一出字附其音辨然終不能合也
是不以為鉤深致遠之淵而以為禦窮副急之府也
豈非宋人之說誤之哉張子忻然擊節謂予此言惟
中溪可與語此也問以山川出以雲泥衍日明燭

敝帙如對點蒼坐鶴亭時乎臨書于邑許製書序亟冀速成翹首嗣音以日為歲時有貝貴不獲手書

與升菴楊太史書　劉繪

春初得辛文鶴經渝適僕上敘瀘謁御史府乃辱書留加貺物與諸相識寄聲勤懇具之僕還自嘉州急尋動定已邈然不可即又勞若官務之縻莫敢追從是人生於異人會合便不能遂意然則亦有所靳耶但自滇至巴渝蹊越萬餘里得奉足下顏色與之供笑語偕登覽及訪古搜奇叩經問字未必咨千里一

人何獨至僕而難之且僕起家洛足下稅駕君周迴又不啻萬餘里且其同抵于渝蓋百年身一遇郤舛錯神巧若預爲趨避或者彼此須臾將有所議論而增益其所未嘗有者此其會合之數尤奇有不在常者例也雖然古之哲人曠世者可以道相適不必合併以形身固自有神相感而響相應者矣僕本汝南膚末之學道不足以華躬又不足以衡世徒以狂愚取人乖剌又負鄙僻之性凡與人交識惟期意氣任情可否以是擯察者從仇疾者衆顯聯固所陶樹昌能

遠動足下但僕之依于足下者有在千方其恢策西蜀賜劉明光垂虹掣電振耀宇內知智笑下為祖如揚雄其人也至操觚執花校書秘府辭辯敵乎金石須聲叶于韶濩知足下為劉向王褒其人也至櫻時吐氣舒悃飛章叫閶闔于五奏攀瑤玕而九死知足下為賈誼晁錯其人也及今成集所著士人所傳傷時述懷其孤憤結憂之聲悃流雕數頭尾者又競英綴彩燦玄珠而流華寶凌縱乎七子飛蓋乎四傑又知足下為鮑明遠謝玄暉其人也非僕能為諛詞之辭令

天下纓綏之士類能者耳目焯焯者不足深論獨于脫略禮度放浪形骸陶情于艷曲歌意于美色樂昧曠而憚拘檢此天下後生往往惑之抱尺寸者又從而譏訕以爲困躓衰險降志辱身厭溺嗜欲不超玄遠其略知足下者又爲足下之才之惜以僕之愚懷乃知足下之微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志有所識則有所棄寄之不縱則志之不遠識之不深則棄之不篤志之遠則我無所貪棄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下之所爲將求夫安

與適也古人載酒旅卧酒家買田宅擁聲妓皆豪傑
蓋世之才豈獨無抱尺寸者之見也足下此意亦有
知者而未必試之也僕實得所試矣何則竊觀乎
自蒙難以來嘔心若志摹文續經延授有氏窮搜古
跡攀金石辨剝洌破塚出遺志今中土傳搨所述其他
未及護見自僕所堵記如經學則丹鉛錄詩學則詩
話錄古文則金石錄雜著則如是池錄錄衍世譜書
畫識若錢二酉攻九丘斷編雕蟲若儒若士自有
佐蓬雜目自猶索所不能盡山謝遇精光神為于逸

欲藝也者能之乎僕以此謂知足乎與世人所深未知是非夫以足下負世重望今生未知得一晤言否中書於僕推獎過當深以文章振八代且習當時學者以斗山相高迄今千年豈有踰僞者今足下愛僕甚不覺過擬近世士大夫以書往來率爲游辭浮說互相獎譽受之者不察名實居然欣樂此俗態之薄有道者不爲也今足下其術于俗而反損以同之乎其有所過聽以僕爲可進于學爲有道者之實乎夫以僕之庸雖然進于學之資而其志則不敢以偷惰

自隳其舉動不敢大言譁乎古人彼豈辭嫂道豈能斷
昌黎十之二三但甘貧賤守孤芳不以饑死爲憂而
所息累足待命于顯貴者之門此等亦猶漸退之不
爲既敢君足下神交欲副其相推之盛心則不得不盡
其狂馬秀才不和將三月十二日書俱得悉秀才
氣宇清曠將讀書矣曾將苦今朝夕乘閑講論俾就
本實想後來有可望庶不負足下成就人才之意已
後暇孫得好懷樂猶與孫新文數十篇以明己志總
括何所論者使前自漢以下諸子皆不足稱並天下

後世炳炳烺烺楊氏爲一大家傳之者將續述如荀卿孟軻此一段力量微足下其誰能勝之其誰能任之僕淺陋何足知仰足下之高又不能已于多望惟照朗慈鑒察其愚而垂採納焉

上陳趙二相公論盜賊　張佳胤

某近得家書傳聞西鄉太平之間賊徒流劫中多白蓮教下命之黨聲勢甚張又兼忠萬地方歲中之孑近復倡亂道途梗塞又各州縣人民惶惑不事耕作盜懼盜賊流劫遂亂困志也此皆因往年妖賊蔡有貴

殘破之後而亡命之人毋妄有報復之説今愚民見
得賊勢銷動相顧驚駭況各處城池不脩防守全欠
如往年蔡石貫陷九州縣之城各掌印官有先期懷
印而逃者有被賊擄入營而甘受辱者賊之所至如
履平地及至事後論罪俱從未減而朝廷明憲竟作
虛文如此寬縱地方何賴萬一前賊未殄則今日之
事尤可寒心近又會户部丘主事原任富順知縣新
自蜀中來又云松潘番夷亦復搔動獨惟巴蜀地險
而民貧險則攻取甚難貧則轉輸不繼區區一隅羅

此多故此全在當事之臣治國如家及時盡會制之
方萌如果前聞是實伏望明公貽書彼中當事者嚴
飭武備安集人心已形之賊刻期擒捕如有失事官
員照依律例擬斷慎勿似前姑息以貽地方之害增
人心之憤也鄉士之憂有開不敢不白

與曾中丞

正月二月藩司承吏歸先後奉書記室不審塵瀆覽
否近得甘肅甫手札道臺下將有平戎之役而且誅
弭闢舍以待旌麾當此之時元戎小隊翩翩郊坰而

謝光兩走其侍者言酒酣而歌嗚嗚獨不念大江東有貨甫其人乎南來客作何狀實煩經畫近見譚司馬使劉將軍之過必得任將之體弟聞郭成者赤戰將也江南嶺表各有聲稱油幕中亦可召而問討乎弟平生不識其人而知其才若將官以廉恭名檢絕之則韓衡諸豪從舞幕中而走矣高明以爲何如近得家報豚兒以二月十九日抵寒廬曾具慶問之儀蓋去冬書也茲以鄉人回再希區區不宣

與劉總兵 綎　張佳胤

自將軍出而當國家多事之秋東征西討開闢疆場所在稱神僕於時已釋褐而周遊四方則聞將軍之名甚大將軍之功甚詳獨自恨官轍相左不得一望麾下如友人劉維南中丞陳于韶憲副二公也嘗曾司馬撫蜀時而僕亦在事江南曾司馬貽書切以平戎為慮僕答曰劉將軍者發跡西土諸夷畏服且仁智忠勇有古明將之風得此一公剪犬羊如振落耳曾司馬固延攬有度然所以再造西南續武侯之勳者則將軍之伐也僕幾欲搦筆欲為明公紀次勲略但

以采田中止非曾司馬書來述明今亦不遺棄鄙人
乃敢道只尺之書以道積抱倘將軍有意僕尚能效
一言勸在朱提之野與天地相為終久亦萬世之凡
也近詩數首奉贈

與黃平倩書　　袁宏道

客歲附一紙托令弟轉達正是小雪時節後聞以人
質里旋此紙亦當浮沉矣弟近日此心真死矣邑中
頗有流寓者與之商確甚快小修近造亦與弟復別
兄光景也此事只求安心便作官也好作農夫也好

非僧見市買亦好雜花五十三知識單明此義如王
趙諸公以儒而濫僧者走別路者也凡事只平常去
不必驚羣動衆總有絲毫奇特心便是名根便是無
忌憚之小人又不若好名利人直實穩妥無遮攔無
委曲於名利場中作大官在人世也見利根慧性一撥
便轉弟知兄從此放下二千石擔子勝去却通身枷
鎖也詩文是吾輩一件正事去此無可度日者須工
極變者兄不極力造就誰人可與此道者如白蘇二
公豈非大菩薩然詩文之工決非以草率得者望兄

勿以信手爲近道也客冬見邸報得詩二章奉寄〻
無便郵今始得呈然亦不知何時得過錦江也

報張自甫司馬書　　吳國倫

僕自大梁如獼猴歸後稍得杜門習靜一撤舊病
中間雖有徙居之勞然卑室短垣無所求備殊不作
苦久之又孑然園居矣天上故人久絕聞問惟有停
雲之思偶敝鄉石戸曹來得足下長書而又分俸僻
衣萬里相恤此情蓋與海岳俱矣喜慰何可言此時
旌節尚駐雲中非久且得晉佐司馬之報此自足下

具文武才而資望功伐上當聖心下符羣望異日載

績旂常垂光史策爲一代名賢稱首是大願也所寄

李過春誌銘情文並致其人雖死不忝爲布衣交弟

嘗別爲小傳表章之岳麓道院記冥悟禪旨發爲宏

詞非隋溺以後人能道今足下雖不離事業已超然

解脫自見本性固自與世世同所謂宰官現身有以

也戶曹還京率爾報謝二詩書在別卷幸鑒之

東鄧嶼仲　　張之厚

某爲人一無所原屬小醜何足述承執事之顧行以諭今

息不甚養成此患今非一大創不可劉將軍威名素
著曩與偶聞之逖遠善谷秉間伺隙出撩能如此在將
軍操縱中萬無過慮也但不使叨守此中地方利害
聞見頗孰特有世兄在繆公之側故不得不一陳之
今日之蜀較諸征九絲播州萬萬不侔九絲值西蜀
全盛之會播州則合七省兵糧費至無算而蜀已殘
匱談者今爲邑變昨歲建南議兵合省搜括庫藏僅
得三萬金耳今歲調兵運餉閭左騷動公私交困堪
爲流涕目今兵餉粗集賞罰勇怯先相機剿撫密圖善

後勳名爛然全蜀接堵此將軍千載一時哉即不佞
素餐葷椅有榮施矣如今歲不舉毋論兵老財匱神
武芇彰而小民膏髓已竭揭竿之變恐不在遐窩而
在腹心矣世兄情屬㧑腑得無緩頰爲蜀中造萬年
之福乎軍需之類取辦甚夥郡縣之吏拮据不遑𨍏
遞運辦晝夜煩苦辦至輒拒不納將委之草莽乎如
潄府紫金錠一事是也其欲通侯將軍聞其舉止甚
高辦兄由禮故不敢援老師之歲而妄附之吾兄本
末通蜀俱知左右臣採萬分加意老師大拜在即舉

動關係不小其辱在躬俯不忍不以直告勿訝唐突
馮楮依依

赤牘

答孫權　漢昭烈皇帝

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散髮歸于山林

又　漢烈皇帝

益州民富彊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暴師

于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識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驅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

遺後主勑　　昭烈皇帝

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勉之

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覩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

與蔣琬　漢諸葛亮

孝起前為吾説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

孝起陳震字
正方李嚴字

與寇君　宋蘇軾

軾日夜歸蜀耳終當過岐雍間徜徉少留以償宿昔

之意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淳況里中宜及今爲樂與時一爲世故所縻求此冊適豈復可得耶

與鄉人　　前人

軾去鄉十八年老人半去後生皆不識而墳墓手種木已徑尺矣此心豈一日忘歸哉久放山澤乍入朝市張皇失次觸目非好也但久與子由別乍得一處所以爲喜幸然此即君廻作誠官豈敢望久留者相知之深故詳及

與毛澤民　　前人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

與翰持正　前人

兩日海有秋氣想起居佳勝蜀人蒲永昇臨孫知微水圖四面頗為雄爽杜子美所謂白波吹粉壁者願挂公齋中其可以一洗煩暑也近晚上謁次

與大別才老　前人

山門虛寂長老安穩燕坐灑然得無所得無緣而話萬萬保愛

與徑山長老　前人

嶺南萬里不能死而歸適田野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細故耳無足道者唯爲佛爲法爲衆生自重

與陳季常　　前　人

柴炭已領感怍感怍東絲月立木殊欣欣也

又　　前　人

王家人力來及專人并獲二緘及承佳篇答詠畏夢謗成仙果甚喜甚幸也某雖竊食靈芝而君爲國鑄造藥力縱在君前陰功必在君後也呵呵但畏書聽流

書以誣平人不得無所損也縣弧之日請一書示諭
當作賀詩切祝切祝北日起居佳否何日決可一游
郡城企望日深矣臨皋雖有一室可憩從者但西日
可畏承天極相近或門前一大榭亦可居到後相度
未問萬萬以時自重

又　　前人

欲借易家文字及史記索隱正義如許告季常為帶
來季常未嘗為王公屈今乃特欲為我入州州中士
大夫聞之聳然使不肖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否春

甕但惜不須與為恨也

又　　前人

疊辱來貺且喜尊體已全康復然不受盡言遂欲聞公何也公養生之效歲有成績今又示病彌月雖使皐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脚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黄門妾也至禱

答池州錢公　　前人

柔成伯長官至辱書承返居佳勝甚慰耽仰新居已成池圃勝絶朋舊子舍皆在人間之樂復有過此者

乎其凡百粗遺春夏間多蟲嚙及赤目杜門謝客而傳者遂云物故以爲左右愚爲聞李長官說以爲一笑平生所得毀譽殆皆此類也何時獲奉几杖臨書惘惘

又

承別紙示諭麴蘖有毒率地生出醉鄉土偶作崇服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固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爲城池操詩書以爲干櫓則冊中之人盡爲敵國雖以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

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黄面瞿曇亦須斂衽而況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千里一咲而已

又　前人

顯仆罪戾世所鄙遠而夫猶收錄欲令撰先府君墓碑至為榮幸復何可否之間而不肖平生不作墓誌及碑者非特執守私意蓋有先戒也反覆思慮愧汗而已仁明洞照必深識其意所賜五體書謹為子孫

之淑幸甚幸甚無緣躬伏門下道所以然者惶恐至
又得蜀公書知佳健家兄書云毋去嫩留食食倍于
吾輩此大慶也頻得潞公手筆皆詳悉精好富公必
時見之聞其似四十許人信否君實因甚清安得此
數公無恙差慰人意

與陳季常　　　　　　前人

某局事雖清簡而京華之下豈有閒人不覺劫劫過
日勞而無補顏鬢蒼然見必笑也子由同省日夕相
對此爲厚幸公小疾雖平不可忽善言不離口善藥

不離手此古人要言可書之座右也

與魯直　　前人

晁君寄騷細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為奇怪蓋出不得已爾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耳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公謂然否

答陳師仲　　蘇轍

轍少好為詩與家兄子瞻所為多少相若也子瞻既

已得罪輙亦不復作詩然今世士大夫自亦不喜爲詩以詩名世者盖無幾人間有作者尤足貴也故僕得其所爲輙諷詠終日譬如新病瘖人口不復歌聞有歌者猶能手足舞蹈以自慰釋足下尚能以五百篇見惠耶若有以發我不必矜自口出也

荅任伯起　　朱熹

誠敬寡慾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試着力持守體察當自見耳

與李端叔　　黃庭堅

老夫懶作文但傳得得東坡及少游嶺外文時微吟清風颯然顧同味者難得耳

又　　前人

數日來驟煖瑞香水仙紅梅盛開明窗淨室花氣撩人似少年時都下夢也但多病之餘懶作詩耳公比來亦游戲翰墨閒耶比得荊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力使之陵厲中州恐不減晁張但公不識耳

與王瀘州　　前人

棄捐漂沒早衰多病杜門不與人事之日久矣不能承動靜缺然累月引領旌斾何日不勤庭堅已成老農畦種摩圍之下粗給衣食無緣瞻望臨書增情

與東川提舉書 五則　　前人

某名在不敏之籍長爲人所棄物脊疏隱約蓬蒿之下直偷生耳已無氣蓋可從人問禮數幅巾短褐僅自益經不可以參謁使車道左竊惟盛德之度可以存而不論言語鄭重老病之態胄憒情重悚乃無地

又　前人

某再拜竊惟道途風霜役簡衝冒甚亦勤止即日不審按部所至尊候何似澄清之氣凜然光被於江山願箴行李以慰衆夏瞻仰小寒伏祈爲國自重區區誠禱謹附承動靜

又　前人

某疵嫩樸愚未嘗得望覆幂下車以負罪竄家強顏未死捐棄漂泊不當行李無階修敬昨以親撫遝逍戍樊遂行潛伏逢推爲貴部之民區區常慮誚辭之

塵垢點汚大楠之光輝以是久之不敢通名于左右恭惟君子能盡人之情知其心危慮深終不以為簡也

又　　前人

某閒居杜門蓬藋柱宇鼪鼬同逕寞灰槁木不省世事故非至親至舊可以通書而又不以罪謫點瀆為嫌者未嘗敢修牋記以是待罪部下累月不能作狀一通裁候之迹萬里投荒一身吊影其情可察頭眩目昏書札不如禮伏惟高明仁慈尚能寬之

與元不伐　　前人

所論家徒四壁應舉蹉跎貧者士之常富貴在天安可人力較耶知寸心不與萬物俱盡則在此不在彼矣千萬拓胄吹衙門之事古人不遠

又　　前人

知命挾此將雛下抑峽迎元明矣得近音也文章殊不能下筆蓋方寸與齒髮俱衰衰病又侵其半所謂吾猶昔人也有旅嵒收石刻數種亦可以見其衰颯散嘆矣

答虞邛州方簡　　宋魏了翁

鶴山瑞光之事亦可怪弟鄙見有未達者不敢登之紙上蓋天地間惟陰乎離者乃有光雖日星山岳草木之精發而有光者皆離也無故而光只是草木之有光者或者山川蕪沒之久一旦賢使君發舒之効祥慶異或有之便謂佛力斷不然也

答郡守　　國朝宋濂

自嬰禍患以來得征忡疾見一夫負戟而趨心輒驚悸怖犇走上面無色滓近來衰孱益甚自度亦不久

吾人世者所居之北有一峰峻甚俗以其如馮翊夏陽之山因號曰小龍門其間多閒曠之地思誅茅架草屋三間以奉老親此足一出衆事皆弃

答楊應寧冢傳　　林俊

事叢身益疲每及歸諸老輒相坐不知平生僅此易退一小節茲出將併失去矣三月滿乃請骸骨亦稿夜話當數夕我也

與張含　　楊慎

年來萬慮灰冷惟文字結習未去頗以此自累抵罪

用是勇人僉書歷老境病磨難侵筆硯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朔粥一盂夕燈一盞若在家僧行逕惟侍龐公空諸所有四字

與成都楊節齋珩　　蔣道林

別來進脩何如家庭內外處樂何如天良善人諸君凡如顧也合山督學質直天性願講論爲同志亦久被格格以與豪俊此事何如

與楊節卿弟珎　　前人

何令兄忽有此耶一門一郡之不幸實斯文之不幸

也勒石銘章諒大手自有名筆惟平生嗜學大致悉

非僕負能悉也

又　　前人

令兄節鄉生死關係雖細誌銘誠不可緩脫非有君

契爲之弟誰當任此去稿適有他務殊草草模寫不

盡中間要皆實事勒石後風便得寄一通歷當何如

答蜀僧道嗟　　雷叔聞

湖別湖州楷征過追雲紛浩轉迷其北南還望不見

我思如何蜀道嶮巇山叢水激羣峰來流大小顛蹙

競勢爭上後先奮逐青雲霄而萬嶺合芳木積而戸
堅平城郭帶吠人烟蒼耿白鷺飄王于清沙之上青
循接響于崇岫之際東過白帝之城苦竿之峽灧預
之石虎牙之磯禿壁巷天㵎流鼓地晨風雜遝午日
幽照信可壯槪但景彌而不舒勢仰而不煩之易直
之容寡勞逹之度亦其理使然乎故秋歸日去世益
遠散骨難縱悄趾不壯况能登臨面目以相角逐即
千里之期何待後會抑日月一照身嘗損減要是會
其有常方可齊一生死足下夙尚名理雅志靜觀兼

能潄發儒函鏞繇史傳辟如遊西方而歷都會宗廟百官之盛當有獨契于心者非必侗守衣鉢作生活也如何如何